

《有忆桐庐严陵濑》：“曾醉平生第一杯，伤心碧鹜两眸开。山云自是生樵屋，海气何妨到钓台。子久余年富春住，人微几度听秋来。龙头信宿然灯火，七里潮声响默雷。”

七里泷头是这么个地方。没有到过，不曾入梦。到过了，以后梦的底色，差不多都是它了。那年到了七里泷头，感觉余生也晚，感觉相见恨晚。之前，见过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很了不起的画，可惜看了，没让七里泷头入梦。想来它是黄公望的梦，不是我的梦。是画家的梦，不是以零星文字默默生存的我的梦。那晚我喝醉了。之前我也醉过，因酒而醉。那晚不是。七里泷头，像另一个我。和自己面对，只能是醉的感觉。之前，喝很多酒，喝到通常说的醉了，我从不觉得。那晚还没举杯，我感觉我已醉了，是平生第一次醉了。至今记得，是醉了之后，我才举杯的。那晚我认识了两个当地的朋友，晓岑和银坤，至今已是暖酒共醉的故交了。那晚我明白了醉是什么？醉，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臣服，毫无芥蒂的臣服。

低绮户集之十六

七里泷头

陈鹏举

七里泷头，是一种深深碧。这里的山、水，浸染一种深深碧。这种深深碧，是李白曾说过的那种“伤心碧”。碧得致命，碧得教人伤心。伤心的人，自然是没救的。七里泷头，真的让我伤心了。这种直至心灵的碧，是生的欣然，也是灭的欣然。我想在我之前，郁达夫也为它伤心过、醉倒过。可美它是他的生地。而于我，它只是梦乡。

寄身山水的人，最好的身份是渔子，是樵夫。寄身七里泷头的渔子和樵夫，自然是心灵最舒畅的人。山水是一回事，渔樵也是一回事。七里泷头，往来的渔樵，身世等闲，一如山水一色。严子陵、黄公望，和渔樵没什么两样，或者说，是私心感觉自己是渔樵的。临江柴扉、断崖草舍，记得几回

烂柯往事。还有百仞高岩上的钓台，也即严子陵钓台，听得到江底游鱼喋喋，还有滚滚而来的钱塘海潮。

黄昏时分，独坐严濑，静观对江连绵高丘，碧水东流。上游的山脉，棱棱夕晖。下游的江面，粼粼波光。这就是七里泷头，这就是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粉本。只是，再伟大的画家，也画不出七里泷头。即使是黄公望，即使是《富春山居图》。黄是尽力了。他是大画家，几乎所有有关画的最好的线条和墨色、气象和格局，他都用了、具有了，可七里泷头，仍有潜力，活在画外。

黄昏时分，七里泷头很静，分明是万籁俱寂的境地。我下榻对江草舍，清晨下舟横江而来。三春时分，只感觉自己是一片秋叶，默然无声，落在了这里。夕晖和波光，暗了下来，晚潮声声，远远传来。这潮声，极干净，一声声传来，声声入耳、入心。由此，心底响起了静默的雷。渡我过江的小舟，一时间点起了渔火，七里泷头入夜了。静静坐着，不知过了几更。

最幸福快乐的时候。只是，我现在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，却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的感受了。

我也背过父亲。是父亲身患重症、无力走路的那段时间。将父亲送医院或接父亲回家，都是我背着的时候。那时候，背上的父亲被病魔折磨得已经不太重了，而我的心里却非常的沉重甚至满满的悲伤和无助。

想来，这一生，背孩子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。那是一段幸福的记忆。每次带孩子逛公园，总舍不得让儿子走得太辛苦，十分乐意将儿子背在身上。记得有一年在南京夫子庙看灯展，担心儿子看不到，自始至终我都让儿子骑在我的肩头上。

这天看完医生坐在回家的车上，看着正开着车的儿子的背影，我说：“想到你小时候背你的往事了，真想再背你一回，只是我已经背不动了。”儿子说：“怎么背不动呢，等你脚好了，我让你背一次。”儿子在安慰我，可我知道，我是再也背不动儿子了。

孩子小的时候，父亲的背是他的靠山；父亲老了的时候，孩子的背则成了父亲的靠山。

温暖的澡堂

苑广阔

这天发现小区附近的商业街，竟然新开了一家澡堂，不自觉地笑了笑：南方的澡堂，也越来越多了。

在北方老家，澡堂是冬天的刚需，也是大家过冬的标配。虽然现在在很多人家里都安装了暖气，洗手间里配备了“浴霸”等取暖设备，在家里洗澡也不会太冷，不过很多人到了冬天，还是愿意隔三差五去县城或镇上的澡堂。去澡堂洗澡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，叫“洗大澡”。

家乡的澡堂，有些门面装修考究，富丽堂皇，给人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感觉，连名字都起得很霸气，而且人家也不叫澡堂，而是叫浴室，什么“地中海浴室”“梦巴黎浴室”等等。这样的澡堂，往往收费比较贵，里面还配有专门的搓澡工，男宾有男搓澡工，女宾有女搓澡工，搓一次澡要几十块钱，别说农村人，即便城里的工薪阶层，大多数人也不舍得。

但更多的澡堂，装修简单，风格朴素。我见过一些澡堂，甚至连名字都懒得起，就在门口墙上用红油漆写两个字“澡堂”或者是“洗澡”，简单易懂，只要识字就能明白。

很多年前，我们村二壮，有个亲戚发了财，请他去了一次高档浴室洗澡，回来以后，村里的小伙子都半是羡慕半是调侃地问他，豪华浴室里面到底长啥样？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，有女的专门给男的搓澡？

二壮一撇嘴：别听人家胡说八道，里面就是洗澡的池子干净一点，水也干净一点，给人搓澡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，搓一次澡十几块钱，如果不是有人请客，我才不去浪费这个钱呢。

大家听了，羡慕没有了，反而有些失望。

二壮倒是没有谦虚，不管叫澡堂还是叫浴室，也不管装修得豪华还是寒碜，澡堂内部的构造、陈设其实都大同小异。当客人掀开澡堂门口用来阻挡热气外溢的厚厚的皮帘子，水汽氤氲，人声喧哗，周身开始慢慢变得温暖，那种熟悉的感觉，让人迷恋不已。

澡堂分为男宾区、女宾区，往往一左一右，然后又分为淋浴区和泡澡区。淋浴区就是一排水龙头，大家站在水龙头

下面冲澡、洗浴；泡澡区，则是一个宽大的浴池，大家都在里面泡着，等把身上泡透了，再花钱请人搓澡，或者是同伴互相搓澡。

豪华浴室和大众澡堂，如果一定要说有区别的话，那就是豪华浴室往往配有专门的搓澡工帮客人搓澡，搓一次收费十几块到几十块不等。收费低廉的大众澡堂，是很少有搓澡工的，都是相约一起去洗澡的互相搓。

最有意思的，是那些单独去洗澡的人，没有同伴，又想搓澡，怎么办？那就找同样也是自己去洗澡的陌生人互相搓，你帮我搓，我帮你搓，大家一边搓，一边聊天，搓完了，说不定也成朋友了。

澡堂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，别看大家平时西装革履、人五人六，一进了澡堂子，当着陌生人的面宽衣解带，然后个个都是赤身裸体、坦诚相见，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进了澡堂的人，没有人会去在乎什么面子、尊严、羞耻，只想舒舒服服洗个澡。难怪有人说：澡堂才是人与人最平等的地方。

关于这个话题，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由濮存昕、姜武、朱旭等著名演员主演的电影《洗澡》，有着生动的演绎。

一些比较爱干净的人，进了澡堂以后只选择淋浴，拒绝泡澡。在他们看来，偌大一个浴池，你也去泡，我也去泡，水一定很脏，说不定还会传染皮肤病。不过在更多人看来，进澡堂的靈魂就在于泡澡，如果不泡澡，干嘛还进去澡堂子呢，在家里洗洗不就行了？再说了，还从来没听说谁去澡堂子洗澡感染了皮肤病的。

在老家，每到快过年时，男女老少，都有到县城或镇上的澡堂“洗大澡”的习惯。带上换洗的干净衣服，香皂、沐浴露，开车的，骑车的，坐拖拉机的，成群结队奔到澡堂里，说说笑笑，互相搓澡，从头到脚都洗个干净，洗个彻底。当走出澡堂的那一刻，顿时觉得浑身通泰，也浑身轻松，不但身体上，连精神上都为之一振。

以这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一年，让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也充满了希望。这大概就是现在仍旧有那么多人迷恋澡堂，离不开澡堂的原因吧。

儿子背我的时候

俞富章

那天下午，我的足底忽然隐隐作痛。人的身体偶尔这儿那儿发生疼痛，是常有的事，所以我没太当回事。不想想，当晚半夜，足底疼痛严重了，足底和脚面都肿起来了，连地也不能踩，直接影响到走路了。

次日早上，儿子得知后，觉得此事不可小觑，必须送医院检查。儿子当即向公司请了假。

家里没有拐杖什么的，我试着扶墙前行，但脚底痛得我一步也迈不出去。儿子见状，就说“我来背”。让儿子背我怎么行啊！我一边拒绝，一边继续忍痛向前挪步。眼看我寸步难行，儿子直接走到我跟前，躬下他的背，不允我推辞：“别走了，我背！”

儿子迈着沉重的步子驮着我向前走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。我怎么忍心呢？我今年龄就让儿子背我，我不得压垮他呀！那一刻，我没有因为儿子背我而欣慰，相

反，心中有的是满满的疼：心疼儿子！

儿子背我上了他的车子，径直开到了社区诊所。这家诊所在二楼，儿子又二话没说，背着我爬上二楼。诊所前台护士见状说，诊所的另一侧有电梯的。儿子气喘吁吁地向我一笑：这里来得太少，不太熟悉。这时，我更心疼了：我怎么也没想到呢，应该先问一下护士的。

候诊的时候，我看着儿子被汗水湿透的汗衫，百感交集。

我想过总会有被儿子背的那一天，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早。我还没到被人背的年龄哪！

这一生，被人背过的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是我亲爱的父亲。小时候，去外婆家，或者去亲戚家，要走挺长一段路，走不动了，父亲就将我背在他的身上，有时候，父亲干脆就让我骑在他的肩头上。在父亲背上或肩头上的时候，一定是我当时

扒花生

宋振东

回农村老家返城时，邻居给了一大塑料袋子带皮的新花生，看到这么多的花生，我想起了小时候给生产队扒花生种子时的情景。

上个世纪70年初期，农村老家的生产队，每年都要种植几十亩地的花生。那时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，还没有实现机械化，花生种子全是靠人工一粒一粒用手扒出来的。

每年扒花生种子之前，生产队会计按照队上的实有人口数量，把带皮花生称称重后，一人一份分到农户家，社员领回去扒花生种子挣工分，等过几天把花生种子扒完了，再按去除损耗的重量回收上来，一般一斤带皮的花生能扒出七两左右的花生种子。

农户家里大人多扒花生种子仔细的家庭，交完花生种子后，还能剩余个斤把半斤的，可以留着自己食用，或者招待客人。而有的农户家孩子多大人少，白天干农活晚上扒花生种子时，小孩子嘴馋，随扒花生随往嘴里偷偷放，由于孩子“偷吃”得太多，生产队回收花生种子不够斤两，会计就会记上账，折合成钱款，等秋后生产队“分红”时一并扣除。

那时，每年春天的扒花生种子，其实就是一种“福利”，因为当时农村老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，农民的生活比较困难，粮食不够吃，柴火也不够烧，农村食物匮乏，除了一天三餐饭以外，其他基本就没有什么零



最后的打铁铺

杨兵 摄

嘴可吃的了，不像现在水果瓜子等随便吃，人们扒花生种子时，可以把不饱满不好发芽的干瘪小花生留下来“解解馋”，花生壳可以生火做饭。

干瘪的小花生虽然品相不是太好看，但是特别好吃，又甜又有嚼头，现在我还经常到超市里去购买。干瘪的小花生一般要比普通花生米价格稍贵一些。

那时，人们一般是白天干农活，晚上利用“业余”时间扒花生种子。村民扒花生种子时，最怕遇到大老鼠，特别要防止老鼠把花生“偷”走了。那时人们不够吃，老鼠也是饿得吱吱乱叫，到处跑着找吃的，一旦发现花生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“偷”，有的大老鼠一晚上能“偷走”三四斤，甚至四五

斤花生种子。生产队上一户“马大哈”村民，晚上睡觉时，没有把装花生种子的袋子放好，半夜听到吱吱的叫声，就知道坏事，起来一看，糟了，花生袋子被大老鼠咬坏了两个大洞，花生被老鼠偷走了不少，损失惨重……

人工扒花生种子不是个好活，一般当种子的花生，都长得比较成熟饱满，壳子特别坚硬。那时岁数小手嫩，扒一晚上的花生种子，磨得小手生疼，甚至划伤了。但是为了能够吃到干瘪的小花生，还得坚持下来。扒花生种子时，有时会碰到长三个花生仁，甚至四个花生仁的大花生，就会保留起来，舍不得吃掉，没事时拿出来慢慢欣赏……

冬日捕鱼

张勤

吸斜井里，井口被茂盛的草遮盖着，我们因割草才发现了这一处世外桃源。井里水少鱼多，氧气稀薄，鱼儿都抬着头张着嘴争相挤在水面，站在井口，能听到鱼儿呼吸时嘴巴一张一合发出的“吧嗒吧嗒”声。

见到如此多的鱼儿集中在一起，我们一阵欣喜，草也顾不得割了，赶忙跑回家准备捕鱼工具。按照堂兄设计的捕鱼方法，我们从家里拿来了一个大竹篮，一根长长的绳子，还有一只用来放鱼的提桶。堂兄把绳子拴在竹篮把手上，在竹篮里放入半块砖头，意思将竹篮沉入井里提起来就能捕到鱼了。

我急于求成，就拿过这套简易的捕鱼设备，“咚”地一声直接把篮子丢入了斜井中，见篮子沉下去又急忙提上来，满心欢喜地以为篮子里全是鱼儿，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篮子里只有几条鲫鱼。再往井里观察，刚刚还伸着脑袋拼命呼吸的鱼儿一条也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堂兄分析是我太性急了，篮子丢得太猛，提得太快，打破了井里的平静，鱼儿受了惊吓就全潜入井底躲避了。

总结了经验后，第二次堂兄亲自操作，将绳子慢慢放下，使篮子尽量少波动水面，篮子沉入井下后耐心等待。我们凝神屏息，等了大概一刻钟，果然如堂兄所料，缺氧的鱼儿又陆续从井底浮出水面，抬着头张着嘴聚拢过来了。此时只见堂兄悄悄提起绳子，当篮子接近水面时，一鼓作气把篮子猛地提起。这回没有让我们失望，提上来的竹篮里，三条巴

掌大的鲫鱼、两条肥壮的泥鳅正在活蹦乱跳呢。

那个下午，我们按照这个方法，蹲在垄沟里一篮一篮地放入又提起，靠耐心和技巧捕到了十多斤的鱼虾泥鳅。沿着垄沟两岸的上方不时听到北风呼呼地刮过，身上溅到了不少鱼儿甩来的泥浆水，两手也冻得通红。但可能因为全情投入，所获颇丰的缘故，对冷却并无感觉，反倒全是兴奋快乐了。

兴高采烈地提着满满一提桶的鱼获回家，奶奶见了一个劲地表扬，说是梗米不着糯米着（指意外收获，虽然没有割到草，却捕到了鱼）。第二天晚上，鱼儿洗干净了，奶奶给我们做了老豆腐白煮鲫鱼汤、大蒜头红烧泥鳅、油余鲫鱼等几个可口的河鲜菜。热饭热菜，大家围坐在灶头间的小饭桌旁吃得热乎乎的，额头直冒汗哩。

之间有两指宽的间隔。平时也就指望它通风透光了，像一道木栅栏，看上去厚重但并不十分牢固，只是那时候不用防贼，因为没有贼。窗户用自制的地面板糊糊好后，父亲总忘不了在上面剪一个小窗，三面剪开，只留上面，然后用一截秫秸棍，抹上糨糊，与窗纸下端连接。这样一个精致的小窗窗就做好了。母亲也把她剪好的一对大红蝴蝶剪纸贴在上面。在整个冬季，每当晨光斜照窗台，白里透红的蝴蝶图案便灵动起来。加上那个自由开合的小窗窗，便形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立体画，给沉闷寒冷的冬季带来一抹亮丽和生机。那时的我常常对着画面如醉如痴。你可别小看这个小窗窗，等屋里生了炉子，特别是早晨刚点燃的时候，经过土炕的烟道，总有抽不完的烟弥漫一屋。这时就可以把小窗卷起来，敞开门，形成空气对流，烟很快便从门口和小窗跑出去了。

到了深冬腊月，准备过年，又要糊墙了。山里人家一般都有一个套间，冬季里生活起居和会客都在里面。大多在屋内用土坯垒砌或秫秸糊上泥巴，间隔而成。套间的顶部，还要吊一个顶，但不是现在的pvc之类，而是纸糊的。山里人有个非常形象贴切的叫法“虚棚”。虚棚的构造看似简单，而制作起来却非常麻烦。先要选取粗壮匀实且笔直的上等秫秸，用特制的小刀，刮去每一格的浮皮。在墙上用墨斗打上水平线，沿线砸开土墙皮，嵌入木楔，顺墙四周钉上一圈秫秸，再按一扎见宽的尺寸搭成网格。涂上糨，再将报纸卷贴在秫秸上，糊上一层就算完成了。以后每年年末岁尾，连同墙壁再接着糊上一层就算更新了。

岁月更迭，一年又一年，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，直到自身的重量，再也不堪重负，便散了架塌落下来，主人也就要重新整修了。虽然如此，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更是山里人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智慧。山里有句歇后语，纸糊的衣裳——中看不中用，然而，纸糊的虚棚，纸糊的墙，纸糊的门窗，却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。糊冬，那个时代冬天的音符！

在每年一次糊起来的崭新世界里，生上一炉旺火，炉上一锅豇豆南瓜粥咕咕嘟冒着热气，散着清香。窗外冰天雪地，室内春意融融。一家人围炉夜话，憧憬着美好的明天……